

读书之趣

闲话诗人『哭穷』

(流浪在杜桥街头的人间客)

在古代,诗人或者说文人,在入仕之前,大多家境贫寒。宋朝著名宰相、诗人吕蒙正,在高中状元之前,也是穷人家的孩子,一家人住在破窑洞里,饥一顿饱一顿的。过年祭拜灶神的时候,当祭品的猪头没有且不说,甚至连纸钱都没有,只能以树叶替代。

穷到这个份上,吕蒙正也没放弃对生活的希望,还作打油诗自嘲:“一片树叶一缕烟,相送司命到九天。玉皇若问凡间事,蒙正乞食猪头钱。”风趣幽默的背后,是其乐观、豁达的心态。

而另有一些诗人,当了一辈子的官,临了却还是穷困潦倒,南宋诗人朱敦儒就是其中代表,他也有“哭穷诗”一首:“穷后常如囚系,老来半似心风。饥蚊饿蚤不相容。一夜何曾做梦。”此诗妙在并不实写如何贫穷,而是通过描述自己在夜里因为饥饿难耐而睡不着觉,“饥蚊饿蚤”却还来叮咬的惨状,从侧面来渲染自己窘迫的程度,读来令人唏嘘不已。

话说“哭穷”的本意,是指向别人诉说自己穷困,多指向人装穷,但事实上,绝大部分写“哭穷诗”的诗人,是真的穷。比如咱们的诗圣杜甫,自年轻时告别当官的老爸之

后,手头就没有宽裕过,在长安求功名的十三年里,敲过富人家的门,遭到别人的白眼,也吃过路边摊的残羹冷饭,生活不可谓不难。这些辛酸的往事,都被他记录在自传体的五言诗里:“骑驴十三载,旅食京华春。朝扣富儿门,暮随肥马尘。残杯与冷炙,到处潜悲辛。”囊中羞涩是常有的事,尽管这样,最后的体面还是要的,“囊空恐羞涩,留得一钱看。”当然了,诗圣之所以这么写,并不是他真好面子、怕人笑话,而是借用这种貌似轻松诙谐的话语,来渲染内心里沉重悲苦的情绪而已。

比此时的杜甫更难的是晚年躬耕于田园的陶渊明,虽说勤于农事,但这毕竟不是他的长项,加上早涝灾荒,粮食歉收,吃不上饭的情况也是有的。他的《乞食》诗里,就记录了一次和乡邻乞食的情景:“饥来驱我去,不知竟何之。行行至斯里,叩门拙言辞。”

对于自尊心极强的陶渊明来说,讨饭,终究是羞于启齿的事。幸好主人是一位善解人意的同道中人,对五柳先生也是仰慕已久,当即奉上粮食,不让他白来一趟:“主人解余意,遗赠岂虚来。”之后还请老陶喝酒,两人是一见如故。感其

恩的陶渊明不但赋诗相赠,更在心里暗暗发誓,如果有下辈子的话,定当报答感恩:“衔戟知何谢,冥报以相贻。”

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,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。历史上那些穷困的诗人家庭们,也是各有各的穷法,各有各的悲哀,而与此同时,那些由苦难催生出来的“哭穷诗”,却如同大浪淘沙留下来的真金一般流传至今。

唐代诗人元稹写过一首悼念结发妻子韦氏的诗,用看似平和实则饱含深情的笔触,回顾了和她一起度过的那七年虽苦犹甜的日子,其中写道:“顾我无衣搜篋篋,泥他沽酒拨金钗。野蔬充膳甘长藿,落叶添薪仰古槐。”妻子见他无衣可换的衣服,就翻箱倒柜地去找;曾拔下头上的金钗为他换酒钱;困难的时候,只能靠野菜、豆叶之类的来充饥,她照样吃得香甜。苦难没能让他们屈服,字里行间,满满的都是对爱妻的怀念与赞叹。

而比元稹更苦的,是中年丧子、晚境凄凉的孟郊,他在《秋怀十五首》里自述道:“秋至老更贫,破屋无门扉。一片月落床,四壁风入衣。”穷到什么程度呢?就一间小破屋,甚至连门窗都没有,四壁还到

处漏风,用“家徒四壁”来形容,一点都不为过。

和孟郊的穷困有得一比,是杜甫晚年的境遇,他在成都流花溪畔的生活,虽然得到了朋友的接济,但好不容易盖起的茅屋,却又被大风给刮破,屋漏偏逢连夜雨。此时屋外下大雨,屋内下小雨,雨脚如麻。诗人一想起妻儿老小也跟着自己背井离乡、受穷受苦,就心如刀绞、长夜难眠,思绪万千,于是就有了那篇脍炙人口的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,其中写道:“八月秋高风怒号,卷我屋上三重茅……布衾多年冷似铁,娇儿恶卧踏里裂。床头屋漏无干处,雨脚如麻未断绝。”但诗圣就是诗圣,尽管自己过得一塌糊涂,却还见不得人间疾苦,在“长夜漫漫,屋漏床湿”的情况下,他不是怨天尤人,而是能跳出“小我”的局限,进而祈祷、希冀天下所有贫寒的读书人,都能住上宽敞明亮的大房子,这样自己就算冻死也瞑目了。

“安得广厦千万间,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……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!”诗圣的仁慈、怜悯之心,天地可表,如果他老人家在天有灵,知道他的愿望在后世基本得以实现的话,想必会很欣慰吧。

阡陌岁月

稻秆

陈成伯 (话讲好一点没有本钱)

稻秆到这一代被推向风口浪尖,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,稻秆没想到,相信稻秆的祖宗也没有想到。

一代又一代,水稻伴随人类走过了7000多年历程,稻谷滋养人类,解决温饱没变,谷糠喂猪没变,稻秆没变,山川没变,社会产生了变化,人们的知识和科技水平提高,对稻秆的再利用产生了不同的见解。

联想起年少时割稻,“割稻剪”要擦着泥面割,否则,把稻秆根部留高了,大人是要骂的,说你干活不弯腰。而且稻秆有很多的“用途”。当沉甸甸的谷粒被打稻机或者手动脱粒机,再脱壳成为大米,成为人类生存必需的食物,走上餐桌。而稻秆与谷粒分手后,老农开始绕着稻秆,拿起一大捧稻秆,从中抽出一小束在其颈部转一圈,交叉成结,用力抽紧,呈人字形,然后用手抓住头部,用力快速旋转使其均匀散开,立于地面晒干,这叫“一叶”稻秆。生产队时分稻秆,就是你一叶我一叶直到分完为止。稻秆晒干后,人们把一叶稻秆叠成下窄中间宽上窄的圆锥状,叫“稻秆亭”,风吹不倒雨淋不进,这是技术活。北方则是围着树干往上叠,使用时从中间偏下一层一层抽出。

多数家庭用晒干后的稻秆垫猪栏,猪吃过稻秆后肉特别香,而剩下的稻秆经踩踏且吸满了猪尿猪粪,隔一段时间就用五齿“钉耙”拉出堆在空旷的地里,盖上稻秆或油毛毡,任风吹雨淋,等发酵了,松软了再放到田地里。栏肥是庄稼最好的有机肥料,尤其是种出来的西瓜、甘蔗,特别脆、甜。用了栏肥的土地不会板结。冬天干活气温低,年轻人最喜欢用手撒栏肥,暖烘烘的,两手异常光滑,像擦了百雀灵,不觉臭,也不觉脏。稻秆还是牛的主要饲料。

用稻秆“煤灰堆”,即化灰,这是家家户必须做的农事。烈日时,种田人扛把锄头到田头、路边,把草带泥削出来并经阳光暴晒,待晒干后,在空旷处铺一层稻秆再铺一层草泥,一层一层往上堆,然后在最下层点火,让其缓缓燃烧,直到全部化成黑色的泥灰。在种菜或其他农作物时,对着根部撒上一把,是农作物不可或缺肥料。有些年轻人不会“煤灰堆”,草泥多了稻秆少了,或者铺得不够均匀,没有充分燃烧,要重来。否则,没有肥料,种不出好庄稼。

在鸟鼠多的时节,种田人会做一个稻秆人放在田头、菜园,吓唬鸟兽,保护庄稼。如今农家乐活动,有的用稻秆做成飞机、航母,有的做成大象、奔马,吸引游客拍照留念,增加种田人经济收入。稻秆还是中药,有止血消炎、消肿止痛等功效。《普济方》记载,治翻胃。《滇南本草》记载,治小儿饮食伤脾,久泻不止。稻秆灰含碱性,可杀死细菌和病毒,可改善水质PH值,抑制青苔。家里衣服有污渍,放适量稻草灰即可去除。

稻秆可编成草鞋,曾经很多红军战士就是穿着草鞋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。我小时候也穿过草鞋,上山砍柴,稻秆还可搓绳,做草帘、编草席、造纸等等。记得我当兵在新兵连集训时,几十人一个大房间,睡的地方沿墙根铺上厚厚的一层稻草,再放一条军毯,人就睡在上面,一字排开,像放番薯种一样,枕着清香入眠。过去,天冷时也是把稻秆编成蓆草当垫被,用来御寒。家里的猪舍、牛舍、鸡舍基本上都是用稻秆盖的。困难的人家就住在用稻秆盖起的房子里。

从农村走出的孩子都和稻秆结下不解之缘,常在稻秆堆旁嬉戏玩乐,留下许多难以忘怀的记忆,有小孩子的淘气,有大人的生气,也有少男少女们的爱情趣事。

稻秆,上床拥抱人类,也能下猪圈与粪尿做伴,它没有反抗过,不干坏事,坚持对人民有益,伴随着社会的进步,农村已像城市,有红绿灯有隔离栏有路灯有篮球场有商场有垃圾桶,许多农民已不做农活,家里无田无地无鸡无鸭无猪,也买买肉买菜买菜,不能自给自足,家里的垃圾已不能自我消化,许多农民已不是种田人。稻秆房早已不存在,猪栏没有了,稻秆也就成为多余。可是,人要吃饭,稻谷又必须长在稻秆上。也许有一天处理稻秆的方法会有两全,也许有一天大米也人工生产。

稻秆很轻,却是“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”,稻秆不值钱,却是“救命稻草”。

茶言观摄

丰收

台州市摄影家协会 供图

台州对口援疆新疆阿拉尔以来,当地立足资源禀赋,将产业向规模化、科技化发展。

阿拉尔盛产辣椒、红枣、棉花等。到了丰收时节,一排排辣椒长势喜人,色泽鲜亮。农民们脸上洋溢着笑容,这些辣椒是他们辛勤劳动的成果,也是他们生活的重要来源。棉花地里,大型采棉打包一体机来回穿梭,快速地将棉花从棉秆上脱离。有主播已经打开手机,通过手机直播,把比蜜甜的红枣卖到全国各地。

来自台州的摄影家们,将这些丰收的喜悦用镜头记录下来,影像联结起台阿两地的情缘。

——编者絮语



段俊利 摄



孙金标 摄



黄建军 摄

故人故事

爷爷的手杖

(读书修身烟霞城,神仙故里一书生) 方泳霖

每读到苏东坡的那句词:“竹杖芒鞋轻胜马,谁怕,一蓑烟雨任平生”的时候,我的脑海里总能看到一个清瘦老者拄着手杖的背影,看他独自一人穿梭在黄州的山水之间,无限寂寥却又旷达潇洒。蓑衣、芒鞋、竹杖以及烟雨微蒙的山水,渲染出那位老者的仙风道骨的形象。但很多时候,这样的一个背影使我想起了过世多年的爷爷,触发这一联想的则是因为那根竹手杖。

爷爷到了晚年儿孙满堂,我则是族兄妹里最小的那个,排行老九。上个世纪中期崇尚人多力量大,儿孙满堂不光是长辈的美好愿望,更是家居兴旺的根本。父亲作为小儿子分房的时候和爷爷奶奶同住,因此每逢过年过节,家里总会来很多亲戚看望爷爷奶奶。诸多

的礼物不外乎各种补品和食物,我印象深刻的却是有一年大伙带来了许多根手杖。

手杖是送给爷爷的,俗话说人老先从腿开始老,爷爷儿孙满堂的时候腿脚便不甚好。小辈们纷纷送上手杖以表孝心,为的是爷爷能在习惯走中有所依靠。在过去的时代手杖也被叫做文明棍,建国初期许多学者、先生都拄手杖,以一派优雅的形象示人。而国外也不乏有名人对手杖甚是喜欢,诸如普希金、雨果、福尔摩斯、卡夫卡他们都会使用。经了解得知俄国作家托尔斯泰收集了30多根手杖,法国大文豪伏尔泰一生则收集了75根之多。

爷爷虽然也有好几根手杖,但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根木制的龙头手杖。龙头雕刻的惟妙惟肖,一双眼

睛更是炯炯有神,泛着淡淡的幽幽的绿光。爷爷将龙头手杖拿在手里极为气派,但最终的好处还是因为实用,龙头上有一个按钮,只要按住了就会有一道光从龙嘴里射出光来,是乡间走夜路的好工具。手杖还有防身的用途,要是在村里遇见疯狗,完全可以当做撵狗的好道具。

从那时候起,爷爷出门就会拄着手杖。带着它穿过门堂,走出院落,来到外宅和客人交谈。每逢有人夸起手杖好看的时候,爷爷笑着说都是儿孙送的孝心,家里还有好几根呢!

人老了一定是扛不起的,感谢手杖为爷爷带来的岁月安稳,护着他一路前行。他的几个子女远行多亏有手杖陪伴着他,但遗憾的是,在他最后的时刻,我们一家外出经商,没

能在身边。记得那个时候父亲接到一个电报,上面只有“父亡速归”四个字,父亲便匆忙踏上了归家料理后事的行程。

后来据父亲说:爷爷走的很安详,在门堂的躺椅上睡着走,没有痛苦。我听了很欣慰,我相信在他躺椅的旁边一定靠着一根手杖,那是代替儿孙辈呵护他在世间前行的依靠。

后来老家的一场大火彻底毁灭了我儿时记忆的家园,那些爷爷的遗物包括手杖也在那场大火中焚毁。在扼腕叹息之间,我想或许就是这场大火决绝地带走了一切,才让我觉得手杖对于爷爷的重要性,那就让手杖去另一个世界陪着爷爷,就像以往那样带着它穿过门堂,走出院落,去到外宅……

食味人心

江南有丹橘

(文字是少年的风,中年的梦) 毕雪峰

秋末冬初,江南又是别样的风景。在距今1668年的公元355年的秋天,王羲之给朋友送去300枚橘子,并手写了张笺条:“奉橘三百枚,霜未降,未可多得。”虽只寥寥数字,却气息静婉,笔意俊达,委实让后人羡慕了一千多年。

想来王羲之是懂橘子的,他在笺条上写道:“正是金秋时节,我赠予好友你三百枚橘子,甘之如始,希望你一起品尝,可惜此刻还未到霜降之后,不是最佳的品尝时节,所以并未多采(霜降之后记得来品尝哦)。”因为霜降之后,橘子树上采摘下的橘子经历了霜冻,使得果肉变得更加饱满,口感变得格外香甜。而且橙黄透亮的果皮上,霜花如繁星点缀其上,美妙绝伦。难怪岑参、戴复古也有“雨滴芭蕉赤,霜催橘子黄”“霜后思新

橘,梦中归故山”的诗句以证。

让我们把思绪拉回当下,想象一下,当清晨第一缕阳光透过绿叶的缝隙,洒进你的眼角,每一个饱满坚实的橘子,都呈现出江南丰收的喜悦。橘园里成熟的果实如同小小的温暖的灯,萌动着迷人的亮光。这里有甜蜜的果香,也有人们欢声笑语的回响。仿佛置身于一片橘子的海洋,嗅到的是无限的清新,看到的是金灿灿的色彩。

漫步在橘园里,只需伸手你就可以品尝到天然的滋味,每一口都是满满的幸福,仿佛世界都变得甜蜜起来。在橘园间的小径穿梭,不知不觉间,你心底的压力便彻底释放,融入那宁静和恬淡的江南氛围,在乡村和城市的界限中领略那独特的魅力。希望你的这一刻被定格,珍藏

的瞬间将变成橙色的永恒。

每年,我的案头总有几串可爱的橘球,可清供可入画,是学生喜欢我,特地从自己橘园修剪的,和脍炙人口的许许多多咏橘诗相比,画橘子的名作委实不多。我印象中有名的国画,好像只有宋马麟的工笔画《绿橘图》。但画面中的果子并非小巧玲珑的橘子,而是粗大笨拙的柚、柑之类,且颜色白兮兮的,也不知是年代久远泛色还是本就如此,怎么也不讨人喜欢。

反倒是西洋画里的橘子“红红火火”的,尤其是梵高,流传下来不多的画作里居然有好几幅橘子题材的,如《六个橘子》《小孩和橘子》《水果静物》等等。橘子,吉也。《六个橘子》便将这吉祥的颜色发挥到了极致。红得发亮的橘子和金色的篮筐形成强烈

的对比,再配以浅绿和湖蓝的桌布,小笔触的点睛精准体现了梵高的独特画风,这才是真正的橘子,这才是橘子应有的颜色。1888年,当梵高完成这幅作品时,他应该是得意且雀跃的,在给提奥的信中,梵高写道:“我刚好画完一幅习作,与吕西安·毕沙罗存有的我的一幅习作作像,只是这时我画的是橘子。”

“江南有丹橘,经冬犹绿林。岂依地气暖?自有岁寒心。”四季轮回中,橘园是天地间一道亮丽的风景,而橘子酸甜并存的口味更是让生活充满了期待和惊喜。乐观、坚毅、天真、平和,这是橘子的“品格”,这也是你我渴望拥有的吧!但愿我们如橘子一般,内外兼修,用你欢悦的笑容来抚慰他人的心灵,将你关切的目光撒播进他人的美好回忆!